

筆記小說叢書：清

程趾祥著

此中人語

新文化書社印行

所 版
有 權

版 再 月 三 十 年 三 二

筆 記 小 說 叢 書
此 中 人 語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二 角 五 分

著 者 程 趾 祥
校 閱 者 爾 勤
日 版 者 新 文 化 書 社
發 行 者 新 文 化 書 社
各 省 各 埠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新 式 標 點 各 種 舊 小 說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冠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此中人語序

此

予武夫也目不識一丁好弄長槍大劍盤馬彎弓曩隨各大帥征勦髮捻奔馳數省閱十有二年歷經怪奇奇之事每思攄毫楮深以不學無文爲憾近因風鶴已息磨盾無聲間與騷人逸士游見有操帖括者有懷卽吐適性寫情月露風雲連篇疊牘而求其稗於世道人心者實非易易曠名可也傳則寥寥無聞焉今夏得見程君趾祥所作此中人語一書讀之不忍釋手非僅筆法神奇卽所載事蹟亦皆寓勸善罰惡之意所謂於世道人心流傳不朽者也豈可以尋常誌異目之哉書中大半皆余之所欲言而若代余發之者斯亦奇矣趾祥年甫弱冠才志高超不事繁華不矜名利顏其居曰臥廬其襟懷淡泊可想而知將見著作等身正未有止境也茲因屬序於余余不文焉能寸莛撞鐘不獲辭勉序數行以見相知之雅云爾

光緒八年壬午七夕五岳山樵吳再福撰於春申浦東石笥里之肇勝樓

序

壬午之夏少晴多雨旅居無聊無以爲消遣計適程君趾祥以所著此中人語一書乞余一言以弁其簡端余於是客次蕭然展卷讀之常與簷外雨聲相贈答而孤寂於以破閑愁於以芟凡平日之所謂鄙人之所未言與己之所謂欲言而未言者程君以濡毫削簡歷歷言之則此書也可以驅睡魔可以怡心神當旅館孤辰索居永日手一編讀之不啻接廣衆而晤談對良朋而促膝矣清機徐引何須冒雪於元冬玉雪遞霏止可署消于未夏況程君年僅弱冠之餘便有志於名山之業他時年益長學益富其根柢益深則其談論益粹將出其所著以與古作者相頡頑用以裨補人心維持世道其所造正未可限量也昔紀曉嵐先生於書無所不覽於學無所不窺而其所撰之書不過稗官小說皆談果報之言以昭勸戒之旨彼誠謂經史諸說浩如烟海人未必盡肯觀不如稗官小說人人好之爲新奇悅目也程君倘有志於此當不僅以此書爲止境也脫不以余爲孤陋則弁首之文更願操不律以候焉光緒八年季夏長洲惕齋姚印詮巽

此中人語目錄

此 中 人 語 目 錄

1

閻王
長人
王積齋
行素堂
馮雄
吳某
無修補
吳樸齋
孫繼皋
大蛇
瀟湘侍立圖
前知
祝少瀛
瑤池澆花女
守節
朱紫貴
典史
死裏逃生

詩用迴文體
死禿
陳璋
悼亡詩
梅洲隱士
乞丐風流
捉鬼
浦東柴米星
狂生
賀洞房詩
情虎
各處有忌語
見怪得金
紅樓夢竹枝詞
白門樵者
難產
賣茶姬
石湖漁隱

童子獲虎
鐵馬
瘦鶴詞人
夢異
猴
倭子打戰橋
龍大海
倚樓美人圖
楊八
評漢
丐技
果報
張先生
神船
玉蟹
李圭如
呂光復詩
張邈邇

王生
畫中人
石筍里
江北女
彭宮保詩
集句
翠翠
田螺妖
願花常好館主
梧岡老人詩詞
祝椿年
匠人
三足癩蟆
狐
夏六方
蜜蜂

瑤生女史
逃荒婦人作
捉船行
儒將風流
拐兒橋
馬戲
祝壽
月中人
黃老虎
荷葉地
撫松軒詩稿

迷香洞
大膽秀才
天師
蘇若蘭
秋樹讀書圖
趙錫卿
石龜
河中井
品花使者
鈍生
垂釣

瘋僧
蔡床舊主
三足犬
債
阿土
畫眉圖
春怨
變馬
成衣匠
倚屏美人圖

賀新郎
胡生全
申江才女
題畫
曾觀瑤池仙客
奈何天
姚惕齋
廣寒宮掃花女

此中人語

清 筍溪臥廬生程麟趾祥氏著

閩王

廣東周生家貧以授徒餬口。簞瓢陋巷宴如也。一日暮眺江流。見一船狀類官宦。方駐足間。船中人招之曰。先生快登舟。主人候久矣。周不覺入其艙。忽聞狂風怒號。與波浪聲相應。啓窗窺之。白練滔天。銀濤萬丈。不知身在何方矣。周大駭。詢諸舟子。答曰。我主人聞君博學。請往課其子耳。周復欲問。時船已觸岸。導周至一宅。甲第大闢。與王侯無異。周入其室。即有一生執贄見禮。蓋已爲西席矣。周居其中怏怏不得志。且主人並未謀面。姓氏亦不得知。屢詢於生而終未得見。閱半載餘。忽思歸。因謂生曰。余每欲旋里。嘗以未睹尊公芝範爲憾。盡於明日導余一拜乎。生躊躇久之。曰。明日五更共往可耳。及時。生與周歷數重門。至一處畫棟雕梁。巍峨顯赫。若宮殿然。自窗隙視之。中坐一人。冕旒蟒玉。面如黑漆。鬚及於胸。兩眼碧光。與燈光相映射。陰風颯颯。冷氣襲人。不禁毛骨悚然。諦視兩旁差役。則牛馬其首而人其身也。鐵索琅璫。滿堂響震。而拷掠之聲。與呼痛之聲。亦復不絕於耳。周懼極。戰慄不能言。生乃扶周回書室。而謂之曰。家父本係閩君。故未與先生相接禮。今已示知。未免有明冥之異。況先生本有歸志。請整歸轡。以遂桑梓之願可乎。卽出白金三百兩。爲周送行。周甚喜。遽謝別。方周之出外也。妻子並未知之。許久不歸。疑周已死。特未得實情。故未舉哀。今見周回。喜出望外。無殊隔世重生。周爲述閩君一事。皆爲之驚異不已焉。

詩用迴文體

迴文體詩。有巧奪天工。令人百讀不厭者。如前數年申報中。有偶憶歌者一律。心靈筆妙。惜忘其作者。

姓名。爰照錄之。其詩曰。前年幾度品絃歌。快樂原知事往過。蟬鬢掠雲開素鏡。鳳鞋移月踏紅羅。天晴語燕飛花徑。日曉啼鶯藏柳坡。眠不夜成思贈芍。絲絲覺我繫情多。

童子獲虎

金陵赤山下。一片荒田。多產野菜。有二三童子。攜筐挑取。條有虎自山上過。徑奔下山。攫取一童而去。該童昏然不知人事。少頃張目。則身臥樹下。旁坐一虎。霜牙凜凜。金睛熒熒。駭絕欲逃。忽思我若逃。虎必噬我。是速我死也。躊躇再四。計從心來。遂將虎滿身撫摩。虎威風頓殺。低頭得意如貓。童視虎。乃雄虎。暗解身上繩索。繫虎陰囊。以一頭繫樹上。再撫一遍。潛避去。虎見童子走。一聲怒吼。向前直奔。孰知陰囊已去。痛極倒地。童拾取大石亂擊之。虎竟斃。

王生

王生浙江人。少孤家貧。讀書某氏園。園本廢棄。別無景物。而桃樹頗多。故當春光明媚之時。不減武陵溪境。生每於暖風微雨。吟嘯其中。殊爲興高采烈。一日花開正盛。生周圍歷覽。詩興勃然。遂吟曰。嫩臉紅腮百倍嬌。迎風微笑最魂銷。卻憐鎮日無言語。空對癡郎伴寂寥。吟畢。神思恍惚。隱几而臥。忽聞一陣笑聲。有四女子排闥而入。諦視之。丰姿綽約。體態玲瓏。無異豔魂倩女。生喜極。延之坐。一詰其姓氏。俱低頭不語。而秋波轉盼。百媚俱生。生固詰之。始知一名紅雲。一名絳雪。一名阿嬌。一名小惜。俱花顏雲鬢。風雅可人。而阿嬌尤麗。生前牽其袖曰。書齋落寞。寒士淒涼。何幸得衆芳卿顧我。阿嬌嬌羞可掬。不發一言。絳雪前批其頰曰。阿嬌阿嬌。何必又學息夫人故態耶。言未畢。有二小鬟提壺挈榼而進。置桌上。諸女比肩坐飲。生亦與席。席間諸女談諧譁浪。笑語譁然。獨阿嬌默坐。而酒量殊佳。頃稍稍問答。措詞頗雅。綽有大家風度。生甚愛之。暗以足蹙其蓮鉤。阿嬌亦暗置一足於生股上。生神魂飄蕩。四目偷窺。如流星之相射也。蓋阿嬌與生。早已心心相印。特衆女俱在。未免礙眼。

耳。逾時盃盤狼籍。三女玉山頽倒。生遂擁阿嬌歡會。阿嬌半推半就。而臉泛紅霞。已有不能自持之狀。生覺得異香沁骨。溫軟無比。以爲天台仙子。亦不如是焉耳。事畢。阿嬌欲辭去。生問其住處。曰。君家卽我家也。又何問焉。遂趨出。生急起追。花片打衣。惘然而悟。見夕陽西墜。殘月東升。不獨阿嬌杳然。卽諸女亦失所在。細思夢中事。歷歷在目。生甚異之。祕不以告人。至次日。又入夢境。而阿嬌清談雅謔。有非似昨日之緘默者。生得隴望蜀。漸次第與諸女通焉。黑甜鄉假紅倚綠。約半月有餘。見諸女容顏枯槁。瘦骨珊珊。一齊病倒。生不勝驚訝。問其故。諸女淚曰。天上星河。猶愁遠隔。人閒露水。豈卜長圓。況我等乎。生不禁大哭。時桃花久已開足。漸漸凋落。是日忽大雨傾盆。花飛滿地。生黃梁驚醒。幻境已遙。爲之歎息不已。自是乃不復有夢云。

長人

文王十尺。湯九尺。古人之長如此。近有徵人詹五。旅居海上。身長尋丈。軀甚偉。門中出入。必彎腰俯首而過。間或出外遊玩。則觀者如堵。途爲之塞云。

死禿

上海馮觀察處書記某。與寺院某僧相善。投桃報李。不啻忘形。會馮觀察有事北上。某未與之俱。遂失業。異鄉落魄。景況蕭條。僧固欺貧重富者。見某如此光景。未免相加白眼。某不與較。隱忍於心。乃否去泰來。某竟又得美館。翩翩裘馬。大異從前。僧復逢迎諂媚。羨蘇季子之位尊金多。幾次殷勤進謁。某難卻其情。亦至僧處拜謝。僧置酒相款。酒酣。僧出自己小照求題。某遂援筆書曰。一夕靈光出太虛。化身人去意何如。秋丹不用爐中火。凡事心頭一點除。僧覽詩甚喜。懸壁中。一年餘無一識者。一日有數人至。看照畢。忽大笑不止。僧請其說。其人曰。詩中隱藏死禿二字。爾尙不之覺耶。僧大悟。遽取其照而廢之。此篇聞之顧梅生。

鐵馬

鐵馬不知起自何時。惟聞其聲。則叮嚀可愛。人家房屋。用者不少。凡人於歡喜時聞之則喜。於愁恨時聞之則愁。蓋隨人情爲感觸也。鴛湖映雪生。有咏鐵馬四律甚妙。其詩曰。因風相激不能平。檻外窗前三試一鳴。怒挾松濤兼有勢。韻隨蓮漏倍多情。破來鴛夢驚初寐。捲上蝦簾聽最清。底事將軍難畫就。悠揚斷續但聞聲。聲韻鏗鏘到耳中。宮商莫辨任丁東。梨花院落瀟瀟雨。竹葉溪邊陣陣風。若其瑤琴彈一曲。恍疑玉磬擊三終。有時飛燕身輕掠。抵觸無端響更雄。受人羈縛畫簾前。檐下低頭倍可憐。半世風塵經開歷。一絲寒暑任拘牽。護花雅共金鈴徹。敲竹時同片玉懸。不用長鳴悲伏櫪。聲聲也覺意纏綿。一生驅策任封姨。曲院蕭齋總合宜。曉角霜天聞慘淡。雨淋鈴夜聽遲疑。佩聲錯認瓊姬步。簫韻還和玉女吹。響屐廊邊人靜裏。相偕擊鉢共催詩。

畫中人

陶仲子永叔。貌韶秀。才敏捷。其父嘗仕末僚。罷官林下。家藏書畫頗多。惟書室中有鍾進士一幅。化工筆也。進士口啣寶劍。兩目閃閃然。貌頗凶惡。旁一美人。丰神酸楚。體態娉婷。而下露一尾。蓋狐也。進士執其臂。若欲置美人於死地者。陶素憐香惜玉。每視畫。必喟然歎曰。如此美人。吾見亦罕。鍾君何太無情。獨不念姣姿弱質乎。而畫中美人。亦眉黛淒然。秋波頻送。若有欲語不能之狀。陶始而憐。繼而悲。久之忿火中燒。癡情莫遏。遂取繡針二枚。刺進士臂。忽見美人自畫上飄然而下。與陶檢衽曰。蒙君眷愛。救妾於患難中。此恩此德。誠莫大焉。陶驚且喜。遽摟之。美人不甚拒。竟成歡好。陶乃取鍾進士藏書篋中。而繡針卻未拔下。恐其復執美人也。陶與美人同居。一年餘。殊無知者。一日美人忽呼腹痛。產一兒。啼聲宛轉。與常兒無異。於是合家俱曉。美人亦不之避。育嬰三年。始涕淚與陶訣別。陶痛極。百計挽留。美人曰。妾本畫中人。烏得久生塵世。君固鍾情。爲離強暴。數年伉儷。恩已報矣。此

兒福分亦大。宜善撫之。後三十年。當與君相會於石鏡峯前也。言訖。淩風而逝。陶感其情。終身不復娶。而其子至二十餘歲。竟由科第。官至太守云。

王積齋

王君積齋。白門人也。旅居滬上。有豪氣。嘗爲人代抱不平。尤善繪山水。蒼松翠栢。怪石玲瓏。頗有米老筆法。嘗見其題扇面一絕云。紅岫帶斜陽。人歸小艇橫。雲霞如可接。螺髻看微茫。清新逸俊。風雅宜人。讀其詩。可想其人矣。

陳璋

童子陳璋。讀書外塾。一日閒步郊原。見一油壁車。轆轤而來。車將近。則見車中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紅羞翠怯。嬌豔可人。旁坐一嫗。低頭垂目。形頗龍鍾。璋停足不行。女亦星眸環照。頃之車已過。女郎又臨去。秋波那一轉。璋神骨俱醉。心中若有所失。遂回塾告諸同硯友。友笑曰。此卽前村文富翁女。名淑英者也。待字閨中。頗知筆墨。每於傍晚倚後窗閒眺。君前者未之見耳。璋竊記之。次晚往視。女果倚樓頭。見璋至。笑容可掬。若有欲言不得之勢。璋木立如癡。四目相窺。固已心之相印也。至夜黑對面不見。始各回。自是竟無虛日。一若兩相赴約者。璋暗賂賣花婆傳詩一首。以挑其意。詩不盡記。有相逢不若未相逢之句。女亦無回訊。璋急甚。又作律詩一首以探之。其詩云。片紙俚詞轉達卿。良緣何日慰癡生。朝朝水面雙眸送。夜夜齋中一夢驚。感慨爲難成好事。相思偏易誤功名。春宵一刻千金價。知否西廂舊月明。女得詩。心神撩亂。推辭不得。只得寫書一封以報之。其書曰。屢承珠玉。五內心銘。無如緣乏三生。會疎一面。使兄而蛾眉蟬鬢。胡難作伴於閨房。妹而麟角虎頭。亦可訂交於几席。詩題紅葉。本是痴情。會約黃昏。有違女訓。望兄速邀媒妁。轉懇椿萱。毋使好事多磨也。璋得書甚喜。歸家稟諸其父。父怒曰。兒但發憤攻書。自有佳婦。豈得遽作登徒之想耶。璋不敢再言。孰意一念想思

。竟成疾病。父乃急倩媒者詣文宅求親。文不許。女聞之。歎曰。已矣乎。古云才子數奇。聯人命薄。今果然矣。遂亦病。於是兩家始聯秦晉。擇吉日行交拜禮。璋與女病若失。結褵之後。夫妻倡和詩不下數百首。情致纏綿。清新可愛。惜未錄其稿。璋後登甲榜。而淑英以順婦稱焉。

瘦鶴詞人

鄒君翰飛。瘦鶴詞人其別號也。宏才博學。態度風流。最憂讀石頭記。而於林靈卿又鄭重視之。其相逢於夢裏者。不知凡幾。以此又號瀟湘館侍者。每作詩。多香奩綺語。令人愛不忍釋。著有澆愁集一書。久已膾炙人口。其他如七古五言。及長短句等。稿如山積。然非知己者不能睹也。余僅於申報中酌錄其無題二首云。應爲心同恨亦同。柔情宛轉暗相逢。有心釀雨雲先滯。無那題詩計已窮。願作鴛鴦緣恐淺。化爲蝴蝶夢成空。憐儂消瘦如黃鶴。料得芳卿鑒寸衷。無端餘緒一絲絲。根觸停吟罷讀時。才女孽緣偏遇妬。書生幻想易成痴。淚多恐惹啼鵲笑。事隱難教飛蝶知。偏欲忘卿忘不得。當窗紅豆又相思。聞詞人又著三借廬贅談。未曾刊出。他日當訪而讀之。

石筍里

新場。一名石筍里。相傳國初時。北市落鄉產一石筍。長幾及丈。其形與竹筍無異。今幾經兵燹。古迹無存。余亦未免有向隅之憾耳。

行素堂

堂在南邑新場鎮北市。爲國初某顯者所造。雕牆峻宇。勢極巍峨。迄今二百餘年。堂雖如舊。而家已凌夷。且堂邊房屋衆多。乏人居住。以至時有怪物出現。有某甲至該堂遊玩。忽聞衣角颯颯作聲。驚愕而出。又某乙遊堂中。自言生平未嘗信怪。且謂甲係孟弓蛇影也。語未畢。平空有大大手一隻。照臉一掌。

。兩頰俱紅。乙駭絕逃出。猶聞堂中大聲失笑。聲應四壁。而受掌處絕不痛疼。亦奇矣哉。

悼亡詩

近於申報中見某君悼亡詩十首。綠其三云。一生內則繼前型。女伴相師幾載經。此日畫樓人不見。癡心猶道是歸甯。漫道迴文詠絮才。如卿針黹亦爲魁。十年薪水計何出。半是卿卿手上來。匪歲嬌兒才尺許。便教認字識之無。而今正是求師日。空對慈幃習禮趨。音韻淒涼。不堪卒讀。

夢異

沈君秋槎。湖州人也。嘗謂生平多異夢。今記其一。辛巳秋探親吳下。夜宿滴翠軒。夢行郊外。過雁無聲。蓼花門豔。殊覺心曠神怡。復行里許。入山谷中。小徑縱橫。草不繁茂。一灣流水。四面奇峯。不減蓬萊仙境。忽見松下有一石。光滑異常。纖塵不染。沈覺疲倦。卽臥其上。復恍惚如西湖中聞絲竹之聲。作於水面。諦視之。一艘畫舫款乃而來。中坐四少年。猜拳飲酒。歡恰平生。沈駐足細看。頗極羨慕。忽見舟中人咸以手相招。沈不暇辭。逕造其船。熟視諸人。頗不相識。遂含糊入席。五人共飲。逾一時許。沈大醉。伏桌而臥。比醒。則身仍臥片石上。追思往事。如在目前。且口中儼然作酒氣。方疑詫問。聞有婦人聲喚曰。相公醒來。日將午矣。復又醒。則身實臥滴翠軒中耳。不禁啞然失笑。以爲夢中夢。竟成身外身云。

江北女

江北某氏女。貌秀麗。性輕蕩。畜一犬。與之共寢。遂與交媾。迨女嫁。犬亦隨往。每乘其夫不在。暗叙舊情。晚間亦睡於床下。一夕犬偶出外。夫婦閉門而臥。犬歸不能入。在戶外亂叫。兩人敢不之理。犬遂巡一夜。至天曉其夫先起。甫啓門。犬猛然一口。將其夫陰囊咬脫。夫遂斃。翁姑疑心難釋。遽訟於

官。且言女與犬有奸。乞賜明察。官詢女。女不認。官令其翁姑牽犬而至。犬見女搖頭拽尾。若不勝歡。官遂以麥餅二枚擲地下。犬食其一。而以一餅置女前。官令女脫衣細驗。則見女肩下有犬爪痕。是必有奸無疑矣。乃殺犬並置女於法。

馮雄

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遊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故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寢片刻。恍惚舟略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然。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牆。牆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迹。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中露一蓮瓣。瘦小奪魂。纖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啓帳。上前徑取銀包。執意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嚶嚶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鏢。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極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處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震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即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暇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坵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枝。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即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拳勇云。

梅州隱士

隱士粵人也。少時隨其父旅居海上。及長。風流豪爽。倜儻不羣。尤工詩畫。嘗見題自繪携琴訪友圖云。不管路高低。策杖前行去。將琴命僕携。知音在何處。思清筆雋。頗有古風。聞隱士遺家不造。因繼母不能相容。遂飄零琴劍。卽以繪事爲餬口計。殊可憫已。

猴

商人某。肩葵扇一擔。左手亦執一扇。且拂且行。至山下。忽有猴數十。自洞中擁出。將扇搶奪一空。學商人樣。亦且拂且行而去。某憤甚。欲上前奪還。恐衆寡不敵。且猴性甚潑。反惹其害。遂返告諸友人。友人笑曰。猴最喜效法。君自不知耳。君明日取小刀數十柄。以一刀割面上。且刮且行。猴見之。必又來奪取。效君之狀。猴將不能活也。某如其言。猴過來奪刀。將身亂刮。一霎時血肉淋漓。隨毛而下。猴急甚。俱跪下。某曰。何妨也。但將葵扇還我。則不致有傷。猴急回洞中。取扇與刀。一併還之。某檢扇。竟不失一二。卽令猴回去。猴如聞將令。一哄而散。某亦不禁爲之啞然失笑云。

彭宮保詩

彭雪琴宮保登太白樓。有詩四絕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不用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幾十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向江南去。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霓旌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

吳某

江蘇吳某。本良家子。舉儒業貢。非本心也。娶妻張氏。美而賢。伉儷甚篤。吳亦憐香惜玉。有甚於畫眉者。孰知好物不堅。彩雲易散。張氏偶得一病。竟至玉碎珠沈。吳痛絕。誓不欲生。鄰里勸慰之乃止。自

後形單影隻。殊有仙山海上之思。每於孤燈人靜時。潛然痛哭。經年餘。思妻愈甚。如醉如癡。遂多帶川資。作尋妻之舉。千山萬水。勞頓不辭。一日至一處。彌天黃霧。滿地白光。心中頗爲疑惑。轉瞬間又逢一河。闊僅丈餘。而水盡作黑色。對面隱隱有樓閣焉。吳沿河覓渡。忽見隔河有一婦。臨流浣衣。狀類已妻。諦視之。果妻也。不禁大喜。遽問曰。妻固無恙耶。妻見之。淒形於色。卽以木桶自水上推來。令吳登桶浮過。吳如其言。遂登彼岸。夫婦抱頭大哭。頃之。妻問所自來。吳備述相思之苦。且曰。今兩人已會。盍速歸乎。妻泣曰。陰陽相隔。君豈不知。此乃陰府都城。妾自別君。屈指數載。已嫁鬼卒爲妻。烏得復侍君箕帚耶。令幸鬼卒不在。尙可至家中一敘。吳乃隨之行。不數武。已至其門。入屋共坐。暢談衷曲。閱一時許。妻忽大驚曰。鬼卒來矣。將若之何。吳亦張皇失措。不知所爲。妻乃藏吳於壁廚間。將廚閉上。俄而鬼卒已至。周回四顧。忽曰。何故有生人氣。逼人乃爾。妻始之曰。余弟在陽世思姊心切。特來探望。頃見君回。恐人鬼殊途。乃相避於碧紗廚裏也。鬼卒曰。既係至親。不妨覲面。令妻啓廚請之。吳心稍慰。遂相見。鬼卒竟以禮待吳。且置酒相款。酒酣。鬼卒謂吳曰。此處本無人至。君既至此。宜徘徊數日。異日尙欲導君遊地府也。吳唯唯。每於鬼卒出外時。夫婦傾敍積懷。幾不欲返。居數日。鬼卒導吳遊十殿。威風凜凜。固不待言。而奈何橋剝衣亭望鄉台等多寓目焉。遊至一處。見有一人裸身赤體。鈎入背中。懸於空際。膿血迸流。近視之。則同里某甲也。駭絕問之。鬼卒答曰。此人欠某乙銀千餘兩。屢索不還。今某乙已死。控於閻王。王乃提其魂而施以刑也。吳亦不再問。又數日。妻謂曰。此間陰氣太甚。不宜久處。君宜速歸。毋以鬼妻相戀也。吳大哭。不得已渡河而還。訪諸某甲。甲方臥床上。背發大瘡。沈吟欲絕。吳令其焚紙帛數千。病乃愈。而吳憶妻之心。亦於是止云。

乞丐風流

某生設帳申江。有乞丐年約三十餘。至則朗吟八股。聲調俱佳。生以其將一篇文博一文錢。殊爲可憐。可歎。爰詰其姓氏。答曰。客地囊空。中年落魄。我心實恥。君奚問爲。如有舊履。乞賜一雙。則所感多。

矣。生奇其語。苦無舊履。因走筆賦成二絕。以青蚨數十與之。詩云。憔悴青衫淚欲漣。文人落魄最堪憐。未曾學得吹簫技。朗誦名家八股篇。咨嗟我亦清寒士。贈爾青蚨莫謂微。同是斯文人欲議。從今切勿進柴扉。丐接詩朗吟一遍。即亦口占一絕云。鶉衣百結走風塵。落魄誰憐此一身。世路崎嶇儂歷遍。逢君今日獨周貧。遂去。後不復至。

倭子打戰橋

新場西北鄉有倭子打戰橋。即前朝倭寇與官兵接仗之處。又有倭子洞。當大兵來。倭寇勢衰。俱躍入洞中。不下數百人。鄉人無識。遂謂此洞遠通倭國云。

集句

凡人作詩集成句。天衣無縫。亦詩學之別才也。丙子年申報中。有花溪夢花仙史無題五十首。俱集玉溪生句。斯亦巧矣。余不欲聽其湮沒。因照錄之。其詩曰。收將鳳紙寫相思。卻是襄王夢裏遲。刻意傷春復傷別。楚天雲雨盡堪疑。卿卿不惜鎖窗春。家近紅蕖曲水濱。憶事懷人兼得句。先期零落更愁人。未妨悵惘是清狂。幾對梧桐憶鳳凰。知爲宓妃無限意。鴛鴦無事不相將。窗鎖重關掩綠苔。長眉畫了繡簾開。嫦娥應悔偷靈藥。不賜金莖露一盃。秋庭暮雨姿輕埃。碧玉行收白玉臺。素色不同籬下發。此中須放桂花開。麝熏微度繡芙蓉。鳳尾香羅薄幾重。楚雨含情皆有托。玉壺傳點咽銅龍。鬱金堂北畫樓東。昨夜星辰昨夜風。我爲傷春心事醉。翠衾獨臥繡簾中。折腰爭舞鬱金裙。莫枉陽臺一片雲。休問梁園舊賓客。人間惟有杜司勳。巫峽迢迢舊楚宮。九秋霜月五更風。相如未是真消渴。倚坐歌眠日已中。本來銀漢是紅牆。侍女吹笙弄鳳凰。直道相思了無益。淡雲輕雨拂高唐。至今雲雨暗丹楓。十二玉樓空更空。借問琴書終一世。斷無消息石榴紅。流鶯舞蝶兩相欺。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莫愁還是有愁時。浮雲一片是吾身。浪笑榴花不及春。卻憶短亭回首處。日高深院斷無人。桂巷杉籬